

郭小聪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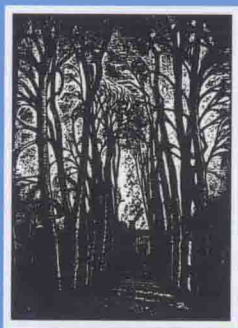
Guo Xiaocong

# 守夜人与夜莺

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思考

Night Watcher and Nightingale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郭小聪 著

Guo Xiacong

# 守夜人与夜莺

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思考

Night Watcher and Nightingale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夜人与夜莺: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思考/郭小聪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1-24167-7

I. ①守… II. ①郭…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8207号



书名:守夜人与夜莺——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思考

著作责任者:郭小聪 著

责任编辑:谢佳丽(xiejiali.com@hotmail.com)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167-7/D·356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9.625印张 215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 目 录

## 1 序 刘方炜

## 5 著者的话

## 11 第一章 守夜人与夜莺



守夜人与夜莺象征了国际关系学科与人文学科  
的两种知识分子类型与两种视角,也标志着现实与  
理想两极张力的存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现实让  
前者不抱幻想,让后者感到无奈。但国家的真正使  
命从来都不是仅把自己变成一架战斗机器,如何维  
护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责任。



## 61 第二章 国家与个人



一个人生无意识,死有角色,成长过程中逐渐产  
生国家观念。个体的渺小易逝,使其具有灵魂升华  
的渴望,国家长存,其乌托邦却只在尘世,个体的无  
私因而往往限制在国家层面。民族主义的凝聚力通  
常来自于恨而不是爱,所以需要克服我们——他们的  
思维模式,人类的未来才可能有希望。



103 第三章 政治的短与文化的长



从时间维度上看,政治权力总是体现于短期目标,讲求权谋,摄服人心而又稍纵即逝。文化影响虽则时间漫长,无法预料,可一旦深入人心,便会铸入永恒。政治权力应当推动社会进步,辅助文化创造。国际关系领域同样处于一张文化之网上,应当使利益博弈与道义精神有所结合。



147 第四章 软实力说核心概念辨析



将文化与实力相连是一个创造。它给人以企望,即国际社会各方在维护本国利益之时,也应考虑他国福祉。约瑟夫·奈显然更关心事半功倍地增进本国实力,其对于文化的阐释也较为肤浅。但作为开放性思想框架,软实力概念促进了多学科交流,不断加进新的理解,有可能上升为思想智慧。



166 第五章 “吸引”与“追随”



倾心吸引而意在追随,是软实力说的最主要目的。但吸引毕竟不是操纵,难的是叫人服膺而不是服软,需要寻找双方利益的契合点。更重要的是,别人的自愿追随,究竟是由于精神力量的感召,还是“巧实力”的成功运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美国版软实力说的生和死。



## 187 第六章 美国大众文化的历史渊源



唯独美国文化更倾向于用“新不新”而非“美不美”来衡量。因为美国文化差不多就等于美国大众文化,甚至涵盖了社会生活方式本身。其独特点在于美国的建国历史。一是不具有雅俗相对的传统构架。二是从一开始即参与市场竞争。三是创新事物既是生活现象,通常也被视为文化现象。



## 203 第七章 美国大众文化的当代影响



20 世纪美国大众文化越来越被意识形态化。一是当初由全民参与创造的大众文化被作为民主的标识。二是当初基于市场竞争的大众文化被视为自由的标识。三是广泛渗透于美国社会生活的大众文化,被奉为美国价值观的象征,然而消费文化本质使其很难成为人类精神的山巅之城。



## 225 第八章 美国梦与最大公约数



美国梦的本质始终是淘金梦。追求更好生活是各国民众之间容易相互比较的最大公约数。军事对抗令界线分明,同仇敌忾,经济竞争的长期滞后则会令人心涣散,不攻自溃。国家间的精神抗衡,最终取决于生活水平的较量,投奔自由就是投奔繁荣。美国梦的真正隐忧在于它作为淘金梦的褪色。



265 第九章 软实力说在中国的影响流变



软实力说在中国嬗变三阶段。一是冷战后中国压力骤增,表面上反应寥寥,暗含前所未有的忧虑。二是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亚洲金融危机成功应对,软实力说开始引起探讨的兴趣。三是软实力一词进入主流话语,呈现出通俗化与变革性趋向。中国学者的研究因而应具有自己的特定立场。



281 附录 我们与他

# 序

刘方炜

当一位带有忧郁的诗人气质并且以美为恒定价值的人文学者身不由己地游入波涛汹涌、鲨鱼出没的国际关系领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就像海德格尔所说——“亮光开启”。这位长期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人文学者用他温暖的情怀和犀利的思维指挥他的千军万马——那些由普通文字所组合成的严谨而优美的词、句、段落、文章——穿透国际关系领域“软实力”理论体系,清晰地厘定超越历史与国界的文化力量及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真实关系,并由此构造出属于自己的国际关系文化思想体系。

我为此书作序,是要借此机会表达我对这位学者由衷的敬意。我第一次读到此书的章节是在三年前的温哥华,读毕后忍不住地给著者打了长时间的越洋电话,因为著者的立论像剃刀一样在我颇为混沌的认知中划开了一道锐利的维度:“有意误读正是文化间交流的普遍现象……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的巨大兴趣,往往起始于内部的需要……容易将对方理想化,欲借助外在文化力量来推动本社会的变革……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种文化若要具有

吸引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是否有意推动,而在于别人的社会到底缺什么,要什么,怎么看”(引自第七章《美国大众文化的当代影响》)。

这次回国小住半年,得以与著者一起从容漫步、思考、交流,每周一次的颐和园西堤之行成为著者与我两人之间的思想之宴,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著者在授课之余辛勤笔耕、在漫漫长夜里将本书长期思考的前三章内容最后撰写成篇的过程。我有幸成为这本书鲜活的思想奇迹生长之旅的第一个见证人和第一个聆听者,而所聆听的也正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守夜人与夜莺这两个极具张力的象征物的建立,准确并优美地标识出了操持国际关系的官员或官方学者与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微妙分野。而在《国家与个人》一章中,著者不仅精确地定位了国家与个人的各自角色与相互关系,更令我受益的是著者对个人“向死而生”恒定悲剧命运的超越性思考——“人的一生修炼实际上就是学习如何平静地面对死亡”,“生而为人的意义又在哪里?人在死亡面前抱头哀嚎是否等于杀死自己两次?一次是肉体,一次是精神,而有尊严的死去又有什么不同?美感为什么对人至关重要?不管是悲是喜,是得意还是失意,死神的阴影就静静地投射在每个人的脚下,令人张皇失措或陷入沉思,谁也无法回避”。而国家作为主体却不需要像个人主体一样去孤独无助地面对死亡的问题,所以个人需要精神的升华才能达到生命存在过程的基本平衡,而国家因为不死所以也不追求精神的升华,只会永远关注尘世的利益。

在本书中,著者最有创见的表述,令人久久沉思,就像最美的风光只向登上峰顶之人展露销魂的容颜一样。例如,著者概括说,政治与文化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当世之用与万世之用。的确,清朝

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在今天说起来很有搞笑的味道,并且没有几个人能数得出“十全”都全在哪里。但是,著者动情地说:“如今整个民族都要感谢曹雪芹,正因为有了他当年的不同流俗,呕心沥血,我们才能说,中国也有可以与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相比肩的经典大作家”(引自第三章《政治的短与文化的长》)。

“学问应以问题为主,而问题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就因为我们的处境和别人不同,所站立场、观察视角,以及应对的方法也因而不同”(引自第九章《软实力说在中国的影响流变》)。正是基于这一治学原则,著者在详细剖析了美国学者的“软实力”概念之后,做出了一个中国学者从自己脚下的立场出发、并兼具国际视野及历史洞见的文化思考和学术回应,初步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基于国际关系领域之上的文化思想体系。在一直以来由西方学者掌握领先话语权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著者以其独特的中国视角和人文情怀,发出了一声不同凡响的清啸。其音是否能够绕梁三日,且让时间来检验吧。

2013年8月2日凌晨于北京圆明园花园居所



## 著者的话

国际关系学者与人文学者各自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当人们试图将文化思考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时，文化软实力研究又应当如何兼顾国家间的现实生存竞争与人的精神升华渴望的双重需求？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兴趣而又很少被论及的问题。特别是在学术门类越分越细的今天，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们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忙碌，似乎只有偶然的机缘才能让人抬起头来关注一下别人的工作，尝试从学科交叉点上进行观照、思考，而我这本书可以说正是这一机缘的产物。

我在北京大学读本科、研究生时学的是文学专业，到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头 20 年中，即使中文系被取消，我的教学和科研也未曾超出自己熟悉的学科领域。直到 2004 年，我所在的文化与传播系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由于是挂在国际关系专业方向之下，所开课程也须与此相关。时任系主任的我带头开设了一门“文化影响研究”，主要是探讨刚刚在国内热起来的文化软实力问题，这对我来说也算是勉为其难能够承担的一门课了。

刚开始的时候，读不一样的书，接触不一样的思想，从新的角度思考不一样的问题，如同打开了知识的又一扇窗，也还感到新鲜

和有所启发。我本打算用三年时间写出一本相关的书来,但没想到,五年过去了,我才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又过了四年,才终于完成了这本书。

不过,与时间的耗费相比,更令人意外的是心绪上的纷乱。学文学容易让人感动,却不会让人操心,但读国际关系学方面的著作,却仿佛来到一个冷冰冰的没有诗的世界,文学领域很少有国界意识和对抗观念,但国际关系学领域却充满了现实的对峙和内在的紧张感。国际关系学者就像是各自国家永不休眠的守夜人,殚精竭虑、锱铢必较是他们特有的精神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利益是重中之重,“实力造就权力”是普遍的法则,安全困境是永久的焦虑,地缘政治因素是各国的宿命。相形之下,我们学文学的倒真有些像是无忧无虑的夜莺了。

正是处在这一学科交叉点上,守夜人与夜莺这两种不同的象征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浮现眼前,令人越来越意识到其间的重大差别。但我并没有感到什么精神超脱感或优越感,相反,一个人文学者越是了解国际关系学者时刻萦绕于心的问题,就越会染上同样的焦虑症。毕竟,大家同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受惠于共同的国家利益,也面临同样的难题。而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每个国家既是博弈的棋手,又要当自己的法官,决策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所以,不管什么人涉足这一现实领域,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国家分忧、担责,谁也不敢浪漫多情,更不敢把夜莺的鸣唱当做现实的写照。

然而,久而久之,我内心里也会产生另一重焦虑和疑虑,因为既要适应国际关系领域的诡谲多变,又不能忘却原有的人文情怀,于是越来越感受到理想与现实这两个维度间的巨大矛盾张力,也

激起对文化软实力说的相应质疑：文化究竟是什么？一国文化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本国利益服务？那些伟大的人文经典，能否像硬实力资源一样老老实实听从调遣，派上用场，如同某个国家手中的精神催眠术？这是始终萦绕于心的疑问，当然也是一个能够催生新意的思想命题。

正是如此，本书的写作始终笼罩在守夜人与夜莺这两种不同学术气场与内涵的交汇之中。头三章虽然是在最后十个月里匆匆成篇的，但作为国际关系与文化两种思路反复交集、碰撞的内心产物，其酝酿的时间最长，主要论题和观点在最初的提纲里均已呈现，也许不那么容易自圆其说、顺理成章，但也自有其内在活力，所以想抛砖引玉就教于大家。

如果说本书头三章主要是横向式地展开学术思索、比较与辩驳，那么以后各章则是纵向式地集中于对文化软实力的专题探讨。其中第四章辨析约瑟夫·奈对“文化”与“意识形态”两个核心概念的实际理解与运用。第五章专门探讨“吸引”与“追随”两个关键词，因为“倾心吸引而意在追随”是美国人最感兴趣的，又是中国人最不热心的。第六、第七章深入到美国软实力的历史文化土壤，探讨美国大众文化的独特性，譬如为什么唯独美国文化通常不用“美不美”而用“新不新”来衡量。第八章则认为，拂去意识形态的浮云，美国梦的实质依然是淘金梦，因为这是由国际社会民众普遍生活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决定的。最后一章则梳理约瑟夫·奈软实力说在中国的影响与流变。

附录中的《我们与他》一文原是2004年写的一篇书评，也可以说是第一篇自觉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文化问题的文字。它关注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视界中，中国人究竟占据什么

位置？是处于人类平等地位，还是主要在生存竞争的关系上构成西方世界生活的远景和必须关注的对象？如果是后者，我们当然应该有所警醒。

在对于文化软实力的研讨中，我越来越感到应当自觉从中国视角来进行把握，这是由国际关系学领域研究的性质决定的。研究者必须具有特定的立场、视角和目的，才能见出问题，有的放矢，研究工作也才有意义。特别是对于处在战略防守方的中国来说，我们既然希望利用文化软实力来营造和维护有利于我们社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那就应当拿起自己手中的盾，而不是举起别人的矛。如果仅仅满足于把别人的理论术语、概念拿过来复述一遍，邯郸学步，进退失据，忽视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文化本性与现实需要，那显然是不智的，那不是在论证自己的软实力，而是在印证别人的软实力；而且不仅是可笑的，也是危险的。

本书尽管谈及国际关系学方面的内容，但我仍然觉得这像是一部诗一样的东西，因为本书的一些探讨既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出谋划策，也不是要总结什么实用性的规律，它更像是一个圈外人、一个人文学者内心的无羁思考，而不仅仅是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审慎反应。不过，本书既然从文化角度论及了这个重大而现实的领域，也相应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么与班门弄斧的担忧相比，我更怕自己是在谈玄，不务实，误大事。

但不管怎样，尽管人们可以说至今也没有找到理想与现实之间两全其美的平衡办法，我仍然坚持在第一轮课开场白中对学生所讲的基本观点：“有没有理想这个维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认为，人生不满百，何怀千岁忧，现实利益最为重要，最值得追求，那你就精心谋略为自己争得更多的东西就是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

系学因而也可以变成马基亚弗利式的权谋学说。但这样走下去，人类的前途何在？这里不只是指生存和毁灭意义上，更是指文明与野蛮意义上的进化前途。”当然，人类社会生活也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本事越来越大，争斗却永远继续下去，直到面临毁灭危险的那一天。如果现实如此，本书就算是人类内心理想的一声叹息吧。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挚友刘方炜兄，他对本书自始至终的关注和鼓励，是促使我勉力完成写作的重要动力，我怀念那些一起散步、探讨的美好时日。我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挚友郭米克兄，正是我们长年无碍的精神交流，帮助我保持了思想的热情。我由衷感谢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出版社能够为我出版这本微薄之作。我特别庆幸社科编辑部主任、学者型出版人耿协峰博士慧眼独识，首肯此书，作为富于洞见的国际关系学者，他在运用新地区主义研究亚太问题的专著中早已提出中国视角问题，令我钦敬。我还要感谢热情、聪慧的本书责编谢佳丽老师，她为本书问世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令我难忘。最后，我还想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他们多年的默默操持与相伴，使我能有一个较为安宁的写作环境和心境。这些友情、亲情的温暖如果能够化为本书中一些有益的思考回馈社会，让读者认可，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